

山魂

范康系列作品

SHANHUN

范康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山魂
SHAN HUN

范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山魂 / 范康著.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588-725-8

I. 山… II. 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5081号

山 魂
范 康 著

责任编辑: 杨继军
封面设计: 余 岚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24(编辑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cn>

印 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588-725-8
定 价: 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子午岭山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干旱的冬天。浑黄的太阳无精打采，寒风像刀子一样清冷刺骨，原野泛着枯黄，农人活命的土地赤裸裸地暴露在凛冽的寒风里，山梁上并不稀疏的树木失去活力，黑糊糊的树枝伸向灰黄的天空，像将死的人伸向生命的手，企求最后一丝气息。

一只灰褐色的狼从山梁上走下来，沿着林间小道走进一片荆棘遍布的荒滩，在荒草堆里寻找果腹的食物。狼缩着硕大的头颅，拖着干瘪的肚皮，一步一步踱着，时不时抬起头，巡视着眼前的荒草，瞭望着不远处的农田。失去生命之色的土地使骨瘦如柴的狼形影单调，寂静落寞。一只松鼠缩着脑袋，弓着脊背，睁着圆圆的眼睛，打量着冬天的世界，瘦小的身躯在低矮的草丛里移动着，时隐时现，给荒滩增添了一丝活力。

狼一边走一边巡视，猛然间发现觅食的松鼠，眼睛里顿时露出希望的光芒。它竖起耳朵，伸长脊背，压低身躯，死死地盯着草丛里跳跃的松鼠，轻轻地向前移动着。松鼠专心于甘甜的草籽和草茎，没有发现也想象不到即将降临的危险。八辈子搭不上界的狼竟然会有非分之想。

寒冷和干旱毁坏了生命，截断了狼的食物来源。它被同类赶出家门，孤独地生活在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山沟里，用能或不能食用的食物维持生命。

狼小心翼翼地接近游弋的松鼠，嘴里淌下的涎水打湿了枯萎的荒草。跳来跳去的松鼠猛然间发现面临的危险，在狼跳跃之前的一刹那间迅速朝藏身的树洞跑去。狼在跳跃失败之后，尾随着扑向松鼠。

松鼠依仗娇小的身体和灵活的跳跃，在草丛和荆棘之间来回躲闪，时而前行，时而后退，时而停止，躲避狼的追击。狼紧紧地盯着松鼠，在荆棘和草丛里出没。松鼠灵活地逃脱了狼的追逐，逃脱了死亡的威胁。狼喘着粗气，无望地站在没有收获的战场上，可怜巴巴地盯着松鼠藏身的树洞，心里充满懊恼和无奈。

狼失望地张着嘴，瞪着灰暗的天空，猛然间看见李德民手拿铁锹站在不远处，急忙夹起尾巴跑开了。狼跑了一会儿，又极不自然地停下来，返身回到李德民面前，甩了甩长长的毛发，伸出紫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周围的毛发。

十多年前，无路可走的李德民带着妻儿闯进人迹罕至的柳条沟，用双手创造新生活。也许苍天有眼，他在深山老林里活了下来，有了土地和窑洞，有了养活家人的依靠。一家人过活远离世人的寂寞日子，享受难得的安宁。土地给了他们依靠，窑洞为他们遮挡了风寒，大山阻隔了世界的纷乱，寒冷的西北风却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的日子蒙上了阴影。午饭过后，他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前看了看满山遍野黑压压的树木，看了看长满荆棘的山梁和沟壑，顺手拿起铁锹，走进关系一家人生死存亡的土地。土地干涸而冰冷，却是他的梦萦和牵挂，是他终生的追求和热爱。他花费大半生心血在家乡没有获得土地，却在深山老林里实现了梦想。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遭受了数不清的苦难，甚至失去了唯一的女儿，他毕竟有了终生的依靠，有了养活家人的基础，有了繁衍血脉的保证。土地分布在上下四个阶梯形的洼地里，肥沃、避风、朝

阳、平整、充满生气，却没有躲避过无情的干旱。

李德民如同功勋卓著的将军，满怀希望地在土地里巡视，无意中看见干瘦的狼盯着前面的荒草。他紧握铁锹，好奇地看着，顺着狼的眼光发现草丛里跳跃的松鼠。松鼠欢快地寻找食物，享受草籽草茎的美味。他想喊，却喊不出口，紧张地盯着跳跃的松鼠，盯着饿极的狼，盯着狼与松鼠之间的争斗。狼跑开后，他重新看着土地，继续经久不变的营生。他期盼老天降下冰雪，期盼号叫的西北风停下来。风却依然不停地刮着。“这日子咋办啊？”李德民叹了口气，猛然看见逃走的狼又回来了，在他面前高高地抬着头，龇牙咧嘴，满眼凶光。他不自觉地握紧了铁锹。

狼恶狠狠地冲着李德民，眼睛里发着绿光，龇着长短不齐的牙齿，做着吃人的美梦。饥饿使它多了些许无奈，李德民手里的铁锹使它多了些许胆怯。

李德民慢慢地退到一片开阔地，用眼睛的余光看了看脚下的荆棘和蒿草，看了看远处的山林和土地，看了看远处的窑洞和住所。他的后退让狼非常高兴。狼紧紧地盯着李德民，血红的舌头在嘴唇边吸了一圈后静静地缩进嘴里，尽力地提了提松软的肚皮，慢慢压下身子，紧贴着松软的蒿草。李德民突然举起铁锹，直扑狼的侧翼，把铁锹深深地嵌入狼的心脏。狼没有来得及反抗，没有做完吃人的美梦，没有来得及对觊觎的食物进行攻击，倒在了枯黄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失去了对食物的企求和渴望，不再忍受饥饿的煎熬，没有了活命的烦恼。它的眼睛紧紧地闭着，鲜血从身体里流出来，冒着热气，染红了干涸的土地。

看着狼顷刻间毙命，李德民有些吃惊。狼凶猛无比，令人胆怯，令人敬畏，甚至让人害怕。狼的生命却如此脆弱。李德民站在

狼的尸体旁边，看着狼身体里流出来的发黑的血，突然生出一些害怕。如果狼强壮一些，如果狼在他之前发动攻击，如果铁锨没有打准，后果会是什么样子？站着的是狼还是他？

李德民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扔掉铁锨，双手相互搓了搓，又搓了搓冻僵的脸颊，解下腰带，把狼的四肢捆起来，穿在铁锨的木柄上，扛在肩上，悠悠然朝家里走去。

“拴柱，拴贵，你们看我带回了啥东西！”李德民把狼扔在院子里，大声喊叫儿子。李德民不同以往的喊叫声让老伴和儿子着实吃了一惊。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相跟着走出窑洞，看着李德民神气地把狼扔在院子里，骄傲地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你从哪里捡回来的？”老伴不相信地看着李德民。“啥叫捡来的啊？是我打死的！”李德民骄傲地回答，口气中充满勇气和自豪。“你打死的？”老伴仍然不相信。李德民不会杀生。野兽伤害了家养的牲畜，李德民也没有怨言和牢骚，甚至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仇恨，还劝说老伴和儿子想开一些。“难道是狼跑过来，死在我面前的？”李德民看着老伴，生气地说。“你咋能把狼打死啊？”大儿子李拴柱看着父亲，惊喜地询问打死狼的过程。“我在地里转悠的时候，看见狼追一只松鼠。它追了半天没有追上，却想来吃我……”李德民神气地向老伴和儿子讲述杀死狼的经过。全家人围着死去的狼转来转去，观看狼的模样，查看狼身体上的伤口，抚摩狼的皮毛，谈论狼的凶猛和可恨。

“狼咋和狗一样啊？”小儿子李拴贵问。“真的像狗。”李拴柱附和着。“狼和狗是亲戚。”李德民有些生气。儿子提起死去多年的狗，他有些伤心。他养过一只狗，养了很多年。为了维护主人的安宁，狗被一群狼活活咬死了。

凛冽的西北风终于停止了，天空出现了一层灰蒙蒙的云。

农历小年晚上，李德民按照祖宗留传下来的规矩，在厨间安排好敬献灶神的食物，带领儿子恭恭敬敬地磕头，虔诚地上香，焚烧纸钱，洒祭食物，感谢灶神为全家人带来食物，期望灶神在天神面前多说好话，来年继续为他们带来好运。随后，他又把一部分食物和纸钱拿到院子里，带着儿子点燃火堆，恭恭敬敬地送灶神上天回府。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照着李德民和老伴的脸庞，映照着穷困的农家院落，映照着柳条沟的山川，映照着灰蒙蒙的天空，照亮了李德民和老伴的心，照亮了李拴柱和李拴贵的心，燃起了柳条沟的希望。

李德民站在火堆旁边，看着儿子在火堆上跳来跳去，默默地期盼上天保佑，期盼上天恩赐。老伴站在丈夫身旁看着儿子，心中充满温馨。李拴柱和李拴贵欢快地笑着，在火堆上跳来跳去。他们的笑声充盈了整个院落，在寂静的山沟里传得很远。

李德民带着儿子做完讲究的礼节，安然地坐在炕头上，与老伴和儿子拉起家长。无论多穷多苦，年总是要过的。这是祖辈留下来的规矩，也是农人对未来的期盼。年既是过去的结束，也是未来的开始。没有结束，哪里来开始？没有对苦难的告别，哪里来美好生活？每到这个时候，农人心里总是充满快乐，充满温馨，充满对未

来的期盼，总要坐在一起拉家常说闲话，抒发感想，谋算未来。

“下雪了！”不经意间，李德民借着灯光看见窗眼里飘进来的雪花。“下雪了，下雪了。”李拴贵从土炕上溜下来，趿拉着布鞋走出窑洞，在窑洞门口高声喊叫。“老天终于长眼了。”李德民跟在儿子后面走出窑洞，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双手伸着，感受雪的味道。

雪很大，也很急，飞舞的雪花在黑夜里静静地飘落着，映白了夜空，映白了山林、土地和荒野。李德民让儿子重新抱来柴火，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凭借火光看着飘舞的雪花，看着洁白而柔软的精灵，看着盼望已久的生命的抚育者。这是他等了整整一个冬天才等到的精灵啊。

火光映照着从天而降的雪花，映照着李德民父子的笑脸。已经睡觉的老伴听见儿子的笑声，穿好衣服，走出窑洞，一起欣赏盼望的美景。大片大片的雪花飘飘洒洒，不停地飞舞着，悠然自得地降落在神奇而贫瘠的土地上，好似要吞没人世间的污浊、粗俗与贫穷。沟壑里、山梁上积下了厚厚的雪，分不清那里是田地，那里是道路，那里是荒野。伸向天空的黑糊糊的树枝少缺了丑陋，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变成了洁白的冰凌。山野穿上了厚厚的盛装，洁白、静谧而神圣。

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李拴柱有了一个男孩。他是李德民的第一个孙子，是李拴柱而立之年与逃荒而来的外地女人生养的孩子。三年前，拴柱媳妇和母亲一起逃荒来到柳条沟，被李德民好心收留，与比她们生活好得多却同样也穷苦的人家生活在一起，过活艰难而寂寞的日子。李家的尊重和关爱让她们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她们安心留下来，一心一意与李家人过活穷困的日

子，打发寂寞孤独的岁月。在母亲提议下，她嫁给了李家的长子。她的母亲被疾病夺取生命后，她永远留在了柳条沟，成为李家不可分割的一员。她不知道家乡在何方。她的记忆里是似乎永远走不完的路，叫不完的门，看不完的眼色，受不完的饥饿和寒冷。连年的兵祸和灾荒使她们一家人无路可走。祖父和父亲相继惨死在过往军队的枪弹之下，弟弟和小妹相随着遭遇横祸。土地被黄水淹没了，亲人离去了，她和母亲失去依靠，相伴外出逃荒，靠乞讨度日。她走过数不清的路，到过无数的地方，失去了对于家乡的记忆、留恋和牵挂，也失去了对岁月的记忆。她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向着能活命的地方走，艰难地维系生命的存在。逃荒让她受尽了屈辱，看惯了白眼，听够了闲话和辱骂。她对家务事知之甚少，没有经营家务的经验和意识，每天在拴柱母亲的带领下做饭，或者跟着拴柱下地干活。为李家添丁加口是她对这个穷苦家庭最大的贡献。

下雪和生养孙子两件大喜事让李德民兴奋异常，大清早便迫不及待地走出窑洞，喊叫儿子打扫院子里的积雪，像对待新磨的白面一样，把雪堆积起来，用筐子抬运到的土地里，让积雪消融后滋润干涸的土地。李德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看着远处山梁上的积雪，看着土地里像棉被一样的积雪，看着不断飘落的雪花，看着堆积在院子里的雪堆，布满皱纹的脸颊上挂满止不住的笑容，山羊胡须上沾满飘落的雪花和嘴里呵出的热气形成的水结，花白的头发上积了厚厚一层雪花。漫天飞舞的雪花和覆盖在地上厚厚的积雪弥补了冬天的亏欠，使土地有了足够的墒情，有了生长的希望和动力。儿子而立之年生了一个儿子，给苦难的逃亡之人带来了希望，使血脉得以延续，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有了孙子，就有了希望。李德民咋能不高兴？拴柱媳妇生养了白白胖胖的男娃，为李家生养了后人，

延续了香火。李家有了希望，有了未来。如果没有她，也许李家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深山里，消失在没有外人到来的柳条沟。她有功劳，比拴柱功劳还大。应该好好照顾她。“老天要给老李家降福了……老李家有救了。”李德民禁不住要笑出声。

收拾完院子里的积雪，李德民看着老伴给拴柱媳妇做好热腾腾的小米稀饭和难得一见的白面烙馍，估摸早饭比平时晚，高高兴兴地拿起一年四季不离身的铁锨，对李拴柱交待说：“你帮你妈做饭去。她一个人恐怕忙不过来。我去地里看一看，饭做好了，让拴贵叫我一声。”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子，向覆盖着积雪的土地走去。

土地是农人的命根子。有土地，农人就有生活的依靠，就有养家糊口的根基。为了土地，农人甚至宁可舍弃性命。李德民从少年时起给别人放牛种地，扛长工打短工积聚钱财，几十年辛苦努力并没有积攒下足够的金钱，没有置办下属于自己的土地，却险些送掉性命，只好带着儿女逃进柳条沟，用最后的心思和力气垦荒种地，争取活命的基础。为了土地，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唯一的女儿葬身狼腹，长子李拴柱差一点失去性命，老伴积下重病，遇到天阴下雨腿关节疼痛难忍；全家人远离人群，孤独地生活在深山老林里，过活困苦寂寞的日子。每每想起过去的艰难，想起儿女经受的苦难，李德民就由不得自己，感到辛酸和难受。

李德民出生在李家坪，地域广阔，土地肥沃，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十多岁起就远离父母，到崔家塬子给崔明仁牧羊放牛，依靠扛长工维持生活。他为崔明仁发家致富献出了一生最好的年华。儿子李拴柱像他一样，小小年纪就给崔明仁当雇工，为崔明仁喂养牲口，打柴挑水。崔明仁的儿子崔长生像一个恶魔，走东串西，打家劫舍，偷鸡摸狗，祸害乡邻，活活整死了扛了二十多年长工的老张

头，找借口糊弄李德民和李拴柱。李德民找崔明仁诉苦，崔明仁没有听完他的诉说便扬了扬手，“娃娃有啥手段？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给我娃找事。”李德民万般无奈，带着家人逃进深山老林寻求生活。

李德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美好的早晨回想这些不吉利的事情。他自嘲地笑了笑，用布满老茧的手抹了抹冻僵的脸，满怀希望地看着自己的土地，心中升起少有的温馨。在柳条沟，全家人省吃俭用，从无到有，积少成多，有了土地、窑洞和粮食，如今又有了后人。这难道不是老天降福吗！“在自己的土地里劳作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李德民漫无目的地转悠着，时而用铁锹拍打积雪，时而把积雪捏成团扔向土地中间。

积雪足有半尺厚，厚厚的，绵绵的，柔柔的，软软的，洁白而晶莹，像新磨的白面一样让人疼爱。雪依然下着，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寂静而狂妄，吞噬了山梁、沟壑、荒滩、树木、土地，甚至常年不断的溪流。山野洁白而宁静，没有太阳，没有狂风，只有悄无声息的雪花。洁白晶莹、美丽柔软、没有力量也经不起任何力量的雪花从空中飘落下来，埋葬了世界。

李德民在土地里徘徊、留恋、惊喜，甚至分不清楚哪里是路，哪里是草，哪里是地，却仍然高高兴兴地向前走着，直到儿子李拴贵喊他吃饭，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土地，走向家园。雪地上留下凌乱脚印，从土地到荒滩，从小路到家园，蹒跚而曲折，凌乱而有力。

李德民的家园是一排顺着地埂打制的三孔窑洞组成的院子。院子周围用泥土打制了一人多高的院墙，院墙中间开启了供人出入的豁口，豁口处安置着一副用木棍和荆棘做成的栅栏门。李德民居住

在靠近豁口的窑洞里。靠近窑洞门口用土坯打制了土炕，炕上铺着芦苇编制的席子，席子上铺着一张羊毛毡，破旧的棉被叠放在土炕里面，紧靠着窑洞的墙壁。紧挨着土炕放置着两只用柳条编制的囤，囤里盛着收获的粮食。囤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小洞。那是为了躲避灾难而专门开设的地洞，是全家人危难时的救命地，是不能告诉外人的秘密。在窑洞里打造高窑或地洞，在山区相当流行。人们平时居住生活在窑洞里，在高窑或地洞里储备一些粮食和生活用品，遇到危险时想办法躲进去，等危险过后再出来。李德民像很多农人一样，把绝大部分粮食和生活用品放在地洞里，在居住的窑洞里只存放现用的粮食和物品。地洞的出入口只能容一个人爬着进去，地洞里面比洞口大很多，最大的地方能供全家人吃饭和休息，地洞的另一个出口在野外隐蔽的山林里。

李德民心满意足地坐在土炕上等待儿子伺候。他是一家之主，是全家的主心骨，是儿女们必须孝重的长者，理所当然地接受全家人照顾。如今他有了孙子，辈分又高了，成了爷爷，更应该受到敬重。他坐在土炕中间，高高兴兴地看着儿子进进出出。

难得一见的白面馍馍和香甜可口的玉米稀饭，李德民吃得酣畅淋漓，痛快无比。整整一个冬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这样踏实，这样满足，这样畅快。

“你看给娃起个啥名字好呢？”李德民用少有的口吻征询儿子的意见，没等儿子应声又接着说，“就叫来福吧。我看这狗日的有福气。要不，老天爷咋能下这么大的雪呢！都是他狗日的带来的。”“行！行！回头给我妈说一声就是了。”李拴柱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和高兴。为了迎接儿子的降临，他一整夜没有睡觉，却仍然充满力气和激情。

“舅在家吧？”李德民二妹子的儿子张玉龙一边拍打身上的积雪，一边高声叫着李拴柱的名字。他背负母亲的期望，凭借依稀记忆，步行百余里山路，赶往偏僻的柳条沟，寻找躲避在深山老林里的李德民，希望李德民帮助母亲化解危难。

3

“你咋一个人到这里来了？”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道路艰险，张玉龙孤身一人来到柳条沟，让李德民大吃一惊。冬天，土地冰封，农人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自家的土炕上，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不会离开家园，不会离开温暖的土炕。张玉龙下雪天到柳条沟，必定有紧要的事情。李德民不停地问：“你从哪里来？是不是昨个夜晚就来了？你昨个夜晚在哪里？”

张玉龙满身泥泞，冰雪和汗水湿透了衣服，头上落满了雪花，脸被冻得通红。他不停地跺着脚，努力拍打衣服，尽力把自己弄得干净些。“快去给二娃弄些吃的！”看到家人围着张玉龙问长问短，李德民大声喊着老伴和儿子，“你们还站着做啥？还不赶紧去准备饭！快去！快去！”张玉龙在自家的兄弟中排行老二，小名被大人喊成二娃。看着老伴和儿子都去了，李德民把破旧的被子往前推了推，对张玉龙说：“坐到炕上来，暖和些。有啥事情慢慢说，地上冷。”

张玉龙看了看土炕上的棉被，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泥巴，站在地

上没有动。李德民这才注意到一脸稚气、高高大大的外甥成了泥人，衣服被雪水和泥土糊弄得不成样子。他大声喊拴贵：“赶快把你的衣服给二娃拿过来。”李德民一边叫喊儿子，一边把张玉龙拉到眼前，用粗糙的双手摩挲着张玉龙头上的泥水。

“二舅！”张玉龙止不住泪水哗地流下来，抽抽搭搭地看着李德民。他毕竟还是孩子，没有经历过人生的磨难，不懂得生活的艰难和困苦。穷困的农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值得特别在意的东西，没有多少事情需要儿女操心，更不会对儿女承担生活的重压。他们爱护儿女，宠爱儿女，娇惯儿女，尽力为儿女造就幸福的生活。寒冷的夜晚迷失在野兽出没的树林里，张玉龙没有胆怯，没有委屈，没有掉过一滴泪水，在亲人面前却忍不住泪水横流。

“别急！别急！啥事情慢慢说。”李德民把张玉龙拉到身边，疼爱地问，“是不是家里出啥事情了？”“我被乡公所抓走了，打得半死不活。家里只剩我妈一个人……还有病。”张玉龙穿着拴贵的衣服，吃着矜子和拴柱做的饭，向李德民叙述遭遇的灾难。“为啥？”李德民摸索出旱烟袋，装满旱烟，摸过火镰，哧哧地打着。平时好用的火镰不知为什么不争气，半天没有打着火。他生气地把火镰扔到一边，把旱烟锅子重新塞进烟袋，两眼探究地盯着张玉龙。“是为了缴税的事！具体我说不太清楚。”张玉龙边吃边说。可口的饭菜和清爽的衣服温暖了他，给了他安慰。他觉得踏实。“公家人不该无缘无故地抓人啊！”李德民无法明白张玉龙的话语，摸不清事情的由来，探究地看着自己的外甥。“公家人说啥就是啥，想抓谁就抓谁。穷人根本弄不清楚。”张玉龙气愤地说。

“公家人找你们做啥？”李德民弄不清楚乡公所是什么衙门，做什么用，也不知道乡公所有多么霸道，凭什么霸道。当年，他逃进

柳条沟的时候还没有乡公所。时间过去了十多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发生了很多他无法弄清楚的变化。好在他经常外出采购家用油盐之类的生活用品，接触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听人说过乡公所是管理农人的机构，负责向农人收税，维持地方治安，与过去的县衙差不多。但他还是弄不明白既然有县衙，为什么还要设立乡公所。

“公家人找我们要钱。他们要很多钱。”张玉龙放下碗筷，用手抹了抹嘴，“我们家今年收成不好，打了不足八石粮食，除过种子，剩下不到六石。乡公所要我们交粮食税、铡草税、骡马税，好像还有其他啥税，加在一起要好几个饷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家就没有粮食吃了。我大想让他们少收一些钱，没有说几句话，就被公家人打倒在地，连木叉把都打坏了。拴龙气不过，与公家人打了起来。公家人打不过拴龙，就跑回乡公所找来保安队崔队长，抓走了我大和拴龙，还有我二大和文龙。我去了我大姨家，侥幸躲了过去。”“你二大和文龙咋也被抓了呢？”李德民问。“我二大和文龙当时也在场。他们没有动手，还是被保安队抓了起来。”张玉龙坐在李德民身边，双手紧贴着土炕，双腿放在破旧的棉被下面，满怀希望地看着舅舅。

“崔队长是哪里人？是不是崔家塬子崔明仁的儿子崔长生？”想起崔长生，李德民不禁打了个冷颤。“他是崔家塬子人，是不是崔明仁的儿子，我不知道！”张玉龙莫名其妙地看着李德民，不知道李德民为什么这样在意崔长生，这样害怕崔长生。“如果是崔家塬子的……就是崔明仁的儿子。”李德民失神地看着窑洞的墙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双手不自觉地摸索着烟袋。提起崔长生，李德民感到胆怯和害怕。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仍然在眼前晃动。他无法

忘记崔长生对他的伤害，无法忘记崔长生对他儿子的伤害。也正是为了躲避崔长生，他才带着全家人来到荒无人烟的柳条沟，在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过活寂寞孤独的日子。

张玉龙不知道李德民心中的隐痛，无法明白提到崔长生时李德民所表现出的害怕、畏惧和怯懦。难道世界上真有可怕之人，有胆怯之人？

“这下祸闯大了。崔长生不好缠啊。”李德民不由地想起在崔家扛长工的日子，想起崔长生整弄他的办法和手段，为招惹崔长生深感着急和害怕。“穷人的日子咋这么难啊！为躲避崔家欺负，逃进深山老林，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又遇上了。这难道是命中注定躲不过的劫难，是上辈子欠了崔家父子的旧债？”李德民默默地看着张玉龙，把旱烟锅子重新叼在嘴里，缓缓地问道：“你大和你二大咋样啦？”“听说我大被打得吐了血。具体啥样子，我说不清。”张玉龙老老实实回答。他没有了当初的慌乱，没有了要见到李德民的急迫。李德民痛苦不堪的表情和艰难的言语使他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感觉到了面对的灾难，懂得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他是家里唯一没有被抓走的男人，应该拯救亲人，恢复家庭本来的平静、安宁与祥和。“咋办才好呢？”张玉龙受了李德民感染，静静地看着舅舅。

“走，到你们家再说。”李德民边说蹭下土炕，靸拉着鞋子径直朝门外边走去。走出门之后又返回来，在粮食囤里摸索了半天，把不知道什么东西塞进怀里，对李拴柱说：“我到你姑姑家去一趟，过几天就回来。你要照顾好你妈和你媳妇，照管好孩子。天黑以后早点收拾门户。不要到野地里去，小心路滑出事情……夜里不要忘记给牲口添草料。”“我记住了。你们路上小心。”李拴柱忙着收拾父亲路上的吃用和行李，把一口袋馍馍和一床破旧的棉被交给张玉